



□ 12
3764
86



D12
3764
86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隸經文一
甘泉江藩子屏著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
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
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
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縣菴畧
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
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
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

皇清經解續編
隸經文一

大正
中
氏
1914

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識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識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謏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

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曰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令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

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子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

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謚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渚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旣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

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旣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

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揆矣房在堂內今在堂偏永和以今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

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臆斷豈能合於古制耶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網羅散失摭拾遺編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

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櫛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耶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

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讖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

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

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
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
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殫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
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
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
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
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
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

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
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
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
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
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
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
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
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
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
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

七廟也至王肅偽撰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畧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

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卽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

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

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

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

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

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卽從不啻以後爲數不啻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

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膠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一終

仁和邵順穎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隸經文二

甘泉江藩子屏著

公羊親迎辯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

歟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
白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
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
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柄之不相入鄭
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
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
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
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據
此則文王定昏在卽位之後非在爲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
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爲受命王故公
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

皆推本文王蓋當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
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爲殷之諸侯而以爲天子
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然魯
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
子尙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爲此言乎元凱之
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
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
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
降之也丈夫之爲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

中從下婦人爲夫之黨服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殯中從下差別之等也是爲殯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殯者乃殯服之變也曷爲殯服之變小功殯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殯總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殯是已小功殯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殯此言殯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殯服之鄭注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殯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殯服也賈疏大夫無殯服也者已爲大夫大夫冠而不爲殯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殯者已與兄弟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殯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

盛德未必至五十爲大夫者也賈說非是馬君鄭君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殯服句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別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謬矣總麻殯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姊殯關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殯然矣夫雖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畏厭溺也射慈荅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殯者此言姊

蓋連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臆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違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盾云馮河潛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畧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

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殤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殤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已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殤服哉所謂不弔者蓋指朋友言之也卽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殤至於免冑銜鬚之士又不得以殤禮遣殤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殤魯人勿殤童汪錡是已喪服上中下三殤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傷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傳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蔑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信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城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嫫母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嚳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

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

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禘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高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客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人之迹

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妊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失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問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城簡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蘆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蘆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闕宮曰上帝是依本詩

云上帝不甯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卽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使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污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祛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已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眾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卽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

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郇而立室家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郇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因無子而祓高禱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殞矣即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

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訥匄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苒荏苒旆旆禾稷穰麻麥嚶嚶瓜瓞嗶嗶

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卽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郇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郇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郇卽就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蓋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嫄

不安其室攜子大歸於邨後邨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邨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教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邨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

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軼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卽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諡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諡而諡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諡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諡讀諡皆諡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諡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私諡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諡爲非古然柳下諡惠黔婁諡康私諡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諡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

名者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惠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諡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爲諸侯相誅而發非言私諡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諡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邵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禘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禘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禘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禘故魯謂之闕宮闕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禘所以不毀然

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旣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禘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

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尙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

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卽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性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禱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旣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象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駁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龍非常法鄭君謂象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既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蓋龍有五而無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甲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象屬之於震矣象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卽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

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象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象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

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耶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

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豈之所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所三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卽周語之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氏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卽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歷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

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
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
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
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
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
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
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
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
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

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譁
也蓋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喧譁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
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其宴飲
傳之意若曰魚豆菲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
禮而過我也

賈石解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公羊傳
曰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
則五左氏穀梁經文賈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賈
雨也齊人謂雷爲賈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以經

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實亦登來踊楮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實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於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礪然者卽董子所謂耳聞而記也礪然者雷聲也古無礪字當作填屈子九歌雷填填兮雨冥冥是可知礪之當作填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填然故爲齊人語作實言隕則填不見言實則填見矣實訓爲雨星實如雨从實之本訓也實霜殺菽之實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填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冒鼓以啟蟄之日鄭注啟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填也孟子填然鼓之是已填通作闐詩采芑

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謠離也注齊陳曰斯謠是離爲雅言斯謠爲方言矣其餘如怙恃律通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

母爲侈今呼重蠶爲蠹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相傳述之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與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與訓爲順見周易繫辭與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尙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爲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謂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

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爲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爲雅馴之言察爲直言矣如孟子曰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明斤斤至秩秩清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畇畇田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畇畇原隰畇畇墾辟兒頌髮髮良耜髮髮耜入地兒此文飾其詞也言畇畇則知爲田髮髮則知爲耜矣是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木伐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兒因見於大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臣盡力之美矣粦粦

掣曳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也蓋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
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
榮辱之主也率爾蒙野哉之誚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慎哉戴
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是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
皆至可謂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
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
詞其斯之謂歟

配酖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已聲酖酒色也从酉弋聲藩謂已非
聲乃已之誤也酖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綿注如渑
曰弋阜也賈誼曰身衣阜綿師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鼈齊

鄭注鼈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鄮白鄭謂之蔥白色
者蓋酒之色青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管白矣是當時
酒有青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記黑與青
謂之黻酒之色與黻之義同故从巨黻古作亞巨卽亞之省也
因配合青白二色有合義所以借爲妃匹字矣配从巨酖从弋
是諧聲亦兼會意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校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三

南菁書院

隸經文三

甘泉江藩子屏著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旣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

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

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

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卽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

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太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于

孫廟也

數說

數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數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捐其數也注消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數讀爲蜂數之數謂空壺中也元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箭者也蜂數者猶言趨也數眾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輳自注急就篇輻轂輳輳輳輳顏師古注輳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輳謂之數自注輳數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箭所入謂之鑿不謂之數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數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

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賢深九寸半輳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輳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卽所謂眾輻所趨之數也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數圍數圍一尺零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去數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分一一五中拙之三寸五分五五五鑿深三寸半則數圍五釐五五五之外置鑿其內受軸卽釋車所謂受軸也數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輳如壺蘆之束要卽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輳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事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底軹五尺謂之底輪四尺謂之底軫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軻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轆也或讀軻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軻云小釭者卽鄭注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蓋以轂末謂之軻軸末謂之轆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軻說文無軻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字亦無不可軻說文惠字之重文惠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轆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輿人職參分較圍

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轆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轆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轆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轆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蓄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蓄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蓄也者合言之蓄也分言之蓄也弱也

股駁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

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梓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梓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二賈疏上經不漆

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蓄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謂股圍也非骹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骹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蓄也弱

也股也骹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轡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轡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轡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轡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

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注鄭康成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旂七仞齊軫鳥旟七旂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蓋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

下與軫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較較車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騎銅作鈎又說文解字軫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轆爲軾以簞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軾重耳謂之重較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軾對軫說

說文軾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軾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軾者所見本異也輶人職軾前十尺前鄭云軾謂式前也書或作軾軾卽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軾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軾既祭軾轅於牲而行爲範軾詩曰取羝以較範範軾也从車範省聲讀與犯同轅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軾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軾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軾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軾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軾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軾式之所樹三面材爲

輓又以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今輓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掩輓也由輓以上爲輓鄭箋輓在式前垂輓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輓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答也答卽輪字輪說文車轡間橫木輓說文車橫輪也周禮曰參分輓圍去一以爲輓圍輓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輓之在式猶輓之在轎一衡二植外掩以版版卽輓也故毛傳曰掩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掄輓如約轂革直曰軹累呼之曰約軹又云輓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輓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軹故曰軹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軹以轎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輓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軹間以其一爲之軸

圍軹長出轂末而以軹間爲度軹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軹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卽觀天府卽察地爲輿教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軹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軹與轡焉康成曰軹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軹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軹記云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軹圍注軹輿後橫者也蓋前軹在式下左右軹在轎下獨後軹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軹四尺謂之一等注軹輿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軹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

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數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今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軹所謂軸圍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數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軹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數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即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輈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任也轄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軌內之一尺四

寸耳

軌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兔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兔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輈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乙形以承前軫下出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低大抗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侯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軌者卽侯胡也然則軌有二一爲揜板一爲侯胡也揜陰之軌从車凡聲侯胡

之軛从車范省聲所謂祭軛則兼輶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車輶出軛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象非侯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輶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輶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輶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軛上如軛之在輶所謂相者豈撝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輶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卽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軛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軛卽輶字說文輶楯問子也楯闌

檻也賈君所謂平鬲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軛注如今窗車也左傳陽貨載蔥靈蔥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

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飡謂側覆其手以循耳邊污著之穀粒也蓋以手按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等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

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等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筈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等卽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等也等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筈筈矢之榦也等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等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栢若棘毋去

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緻繪也从糸丞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繪其形下承故繫从糸丞也方言獼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獼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曰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

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榦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榦數十地支數十二天榦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爲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已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

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
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
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
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
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
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
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
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
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
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其也孝經說曰言不
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
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
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
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旣夕禮非喪事不言
鄭康成注不忘所以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
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
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
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

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含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尙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狸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三終

和邵順穎校
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隸經文四

甘泉江藩子屏著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芣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意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咎之僞體爾雅咎此也釋文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皆爲些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咎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

只字者音義皆與些通也以此推之如茲嗟斯思此些止只等字凡聲音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些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些者哀些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四

轂記樟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

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

數記以其圍之防捎其數注消除防三分之一也元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數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軹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注又云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去

二則得六寸五分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之二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圍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分六六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股骹記參

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骹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遠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桎記桎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桎長倍之四尺者桎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部記信其桎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空四分共一寸也補

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底軹五尺謂之底輪四尺謂之底軫參分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賈疏旁減軹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軹內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軹內七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股蚤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

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藩謂鑿廣四枚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二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藩謂尊卽近部二尺也二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六二
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

記以其廣之半爲之式

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并之五尺五寸卽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兵車之軾圍尺一寸四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

一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軾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注兵車之軾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鞅記參分軾圍去一以爲鞅圍注兵車之鞅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輈人輈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輈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軾崇三尺有三加軾與轡七寸

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輈深而七尺

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轆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駕馬之軾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軾與軾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駕馬之車軾崇三尺加軾與轆四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駕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軾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則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軾軾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藩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軾之長是軾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圍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軾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取其一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藩謂軾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軀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軀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圖徑三寸二分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方徑一寸九分二

釋由

說文解字弓部𠂔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𠂔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肉蓋因中尊之卣有由聲也然肉與由字形不同肉之不可爲由顯然

矣艮庭先生欲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𠂔省聲段丈楸堂云若欲改爲𠂔省聲則𠂔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古之例象形也易解卦彖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寔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𠂔上𠂔象出地之枝條下𠂔象根寔之孚皮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麻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萌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𠂔布於午昧蘗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楹於戊

理已於己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𠂔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鹵鹵轉爲臬臬轉爲洽洽轉爲甲此乃由入聲轉平非由平聲轉入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牾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旣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𠂔何以說文由字不作𠂔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𠂔可爲甲則𠂔可爲由

矣或者許書作𠂔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祭法使民衣服有章

鄭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孔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

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

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

命也許氏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

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瞑之爲言冥也

毛詩箋

冥冥無知

詩正義

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

瞑待覺而見

深察名號

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

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其財

祭法

矣設庠序使

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

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

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正名篇

刑名

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

其學以正形名

晉書魯勝傳

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

楊倞荀子注

創爲馬非馬指爲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

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章

深察名號

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

漢書藝文志

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

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

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

深察名號

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

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

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尹文子

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祔嘗烝田獵

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

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

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

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

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真者誠也所以成己而成物

也春秋辭術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民人名字

子公羊疏

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

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黜黜爲冥冥無知之民教以覺之禮以節

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

荀子注

文名從禮也瞽民於禮法之中而

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

大戴記四代篇

故成舊俗方言委曲

期會物名

荀子注

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飢也定草木之名

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天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

殍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漢書藝文志

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

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奸胥舞文

殺盜賊非殺人

莊子

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

者慎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纂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言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讖之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卽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

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眾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睦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睦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

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爲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宣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嘲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

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寢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六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校
長沙王先慎校

